

图形—背景理论下《悠悠岁月》中的记忆书写

吴志然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成都 610068)

摘要:

安妮·埃尔诺是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 其作品带有浓厚的自传体色彩, 小说《悠悠岁月》是其 20 来年推敲与深思的杰作, 以人们感同身受的经历展现时代的演变, 写出法国人的集体记忆。通过认知诗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 以“无人称自传”的叙事形式, 将个体记忆与历史进程相结合, 以旧照片为叙事载体, 成为关注的焦点, 构建出独特的记忆图景。在分析个人记忆的同时, 揭示集体记忆和历史之间的联系和重要性, 并以图形和背景的交织来深化小说的叙事主题, 展现记忆应当承载的历史责任与现实意义, 延续法国浓厚的人文主义传统, 促进个体对社会集体和历史的认知与反思。

关键词:

图形—背景理论; 安妮·埃尔诺; 《悠悠岁月》; 记忆书写

Memory Writing in *The Years* under Figure-Ground Theory

Wu Zhira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68, Sichuan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Annie Ernaux is a famous French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er, and her works have a strong autobiographical color. The novel *The Years* is a masterpiece of her more than 20 years' reflection and polish, which with people's experience

作者简介: 吴志然,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西方文学与西方文论研究。

to show the evolution of The Times, explores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several generations in France. Through the Figure-Ground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in the narrative form of “impersonal autobiography”, the novel combines individual memory with historical process, takes old photos as narrative carrier. It becomes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nd constructs a unique memory picture. While analyzing individual memory, it reveals the connection and importance between collective memory and history, and deepens the narrative theme of the novel by interweaving figures and backgrounds, showing the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at memory should bear, continuing the strong humanistic tradition of France, and promoting the cognition and reflection of individuals on social collectivity and history.

Key words:

Figure-Ground Theory; Annie Ernaux; *The Years*; memory writing

0 引言

安妮·埃尔诺 (Annie Ernaux, 1940—) 是法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作家，也是法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她出生于 20 世纪法国塞纳省的一个工薪阶层家庭，尽管家境贫寒但她并未放弃学业，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后，最终成为一名中学老师，成功跻身中产阶层。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家庭变故接踵而至，加之二战前后法国政局的不断更迭等因素，埃尔诺深刻地感受到现实人生的短暂与社会时代的快速变化，出于以上种种原因，她下定决心完成一部反映时间流逝和时代变化的作品，以此来“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埃尔诺, 2021: 213)。作为一名有着浓厚自传体色彩的作家，其作品大多在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汲取题材和创作灵感。直到现在，她已出版了约 15 部带有浓烈自传色彩的文学作品，而被称为“社会自传”的回忆录《悠悠岁月》(*The Years*, 2008) 则是埃尔诺经过 20 余年思考和推敲的杰作。近年来，随着对共同文化记忆探寻的研究蓬勃展开，对埃尔诺作品的译介和对其中集体记忆与文化记忆的个人化书写也逐渐成为国内外学者的重要研究对象，全球范围内涌现了大量相关研究，以独特的方式将人文学科、社会研究和自然科学融合在一起。在对埃尔诺作品的跨学科研究中，文化与记忆之间的关系是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涉及了社会学、艺术、文学和心理学等广泛领域，前人

已从多个角度对其展开了研究，但在认知诗学角度却鲜少涉及。认知诗学中的图形—背景理论作为人类认知的基本心理模式，源自格式塔心理学，用于理解视觉感知中图形与背景的关系，并在文本分析中解释如何共同构建文本意义，如在《悠悠岁月》中通过主人公和关键图形与背景的相互作用，其中图形的记忆特性触动情感共鸣，背景的记忆环境则提供丰富的情境支撑，二者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作品丰富的记忆网络，增强作品的感染力和深度。因此，本文基于图形—背景理论对《悠悠岁月》中的记忆书写进行解读，分析小说在文本中隐含的图形—背景元素及其产生的认知变化，从而深入理解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独特的记忆书写及其所蕴含的深刻价值内涵。

1 图形的塑造：老照片与记忆的互动

图形，在《悠悠岁月》中即作者通过文字精心雕琢的记忆片段，它们如同珍珠般串联起整部作品的记忆链条，成为阅读时的直接关注点。照片作为记忆的媒介，在探讨记忆在文学作品中被呈现与重构的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分析小说《悠悠岁月》，在个人叙事与时代历史之间搭建桥梁，以细腻的文字描写，将旧照片作为记忆的触发器，重现个人的过往生活，映射出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演进。照片的双重功能——既作为记忆的外化工具，又承载着无意识的痕迹，而记忆则通过具体的场景和事件，深入地理解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经历，从而提供独特的视角，去审视记忆在个体与集体层面的内涵与价值。

1.1 照片：记忆的外化与痕迹

在小说《悠悠岁月》中，埃尔诺通过对过往生活的旧照片进行回忆，以照片作为记忆的媒介，并通过回忆完成了对照片背后往事的重现。并且，她创造性地将个体经历与集体记忆进行有机结合，展现出照片对于时代发展历程的承载作用，记忆的延伸与复杂性的获取则依赖于可获得的媒介——照片，二者的互动构成全篇。

照片，作为小说《悠悠岁月》形成的媒介，与小说承载的记忆有两种基本相反的关联方式：外化与痕迹。其中外化着重体现照片媒介的工具属性和社会属性，痕迹则突出照片的自主性，可以认为，照片的外化是一个确定的字面意义上的记忆媒介概念，具有强化记忆功能的作用。“这是一张暗褐色的椭圆形照片”——“一个肥胖的

婴儿……褐色的头发在头顶形成一个发卷”(埃尔诺, 2021: 11)。这是小说通过文字呈现出的第一张照片。接着,第二张照片紧随其后:“一个大约四岁的小女孩儿,和善的面孔胖乎乎的,却严肃得像是伤心的样子。”(埃尔诺, 2021: 12)小说开篇的第一幕展现了这两张照片,就为小女孩儿一生的故事揭开了序幕。虽然埃尔诺将小说的主人公称为“她”,但从小说中可以看出,这个“她”与埃尔诺有着极其相似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由此便拉近了读者与照片中人物的距离,而二者的联系则是通过作者埃尔诺的叙述建立桥梁。埃尔诺通过观察过往拍摄的照片,与往事建立回忆的桥梁,以文字形式呈现过往的记忆,从侧面说明了照片在唤醒作者记忆时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即记录被遗忘的岁月,并通过文字将其复刻,带入当下,以供更多人唤醒关于过去的集体记忆。

在历史上,有一句名言曾将银版照相法,也就是“镀银的铜片”上的照片,描述为“有记忆的镜子”,可以得知,自从照片诞生以来,就被赋予了记录重要时刻的使命。在小说《悠悠岁月》中,无论是有关于个人生活的照片,还是记录社会重大事件的照片,实际上都承载着记忆,毋庸置疑,照片对现实的还原力度是较高的,它有着将“瞬间”变为“永恒”的特定功能。埃尔诺发现照片的这一特质及其对于人们生活的重要性,将过往的“时刻”变为文字的“记忆”,长久留存在书本和心中。在小说《悠悠岁月》中,埃尔诺通过对一张张照片进行叙述,记录了“她”从幼年到老年时期的人生历程,胖婴、深色泳装的女童、褐发戴眼镜的少女、严肃神情的毕业生、梳着齐刘海肩膀宽阔的大学生、拥抱孩子笑容灿烂的年轻妇女、与家人同框的优雅女性、冬日花园里从容淡定的单身女士、怀抱孙子微笑凝视镜头的祖母等,一幕幕画面穿越历史的阻隔,还原出“她”人生中无数个已然消逝的瞬间并展现出“她”平凡而又独特的人生经历,跨越大半个世纪,将无数陌生、疏离的画面还原为正在发生的充满意义的事件,谱写出关于“她”的人生之曲。在这一重构过程中,照片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画面记录,更是成为建构人生记忆以及探寻自我意义的哲学工具。

除此之外,照片与小说关联的另一种方式则是痕迹,“由于痕迹被认为是在无意之中产生的,它们被视为尤其真实、值得信任的过去的证词”(埃尔诺, 2021: 458)。因此,在照片与记忆的关系中,痕迹的概念是发挥着作用的,它指向时间中独一无二的某个瞬间,在我们看到最后被冲洗出来的照片时,它当然就是过去,即照片的深刻性就在于它呈现过去转瞬即逝的特质。通过照片,可以看到某些被证明为过去存在但

现在已不复存在的东西，仿佛它依然存在。于是，即使从前的一切已经消失，仍然有照片作为其存在的痕迹，本体或许会泯灭，但记忆却能超越时间得以永存。与此同时，照片作为记忆的外化与痕迹而存在，在人类历史上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正如《悠悠岁月》中在埃尔诺深厚的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们的日常生活深刻体察，通过对相关照片的描写得以展现。此外，照片的作用还在于铭记，如二战中由日本所发动的南京大屠杀致使三十万同胞惨遭不幸，而日本在战败后却极力洗刷并试图抹杀这一罪行。而正是一张张关于战争照片的留存，侵略者的暴行才揭露于世，文字无声，照片无言，却声声震耳欲聋。即使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是照片的存在记录了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复现了历史，成为时代的记忆，等待人们发现与探寻。

综观全书，小说《悠悠岁月》完整地以文字的形式呈现了埃尔诺从小到大的 14 张照片，从 20 世纪 40 年代的第一张照片到 2006 年圣诞节的最后一张照片，每张照片都以文字描写为切入点，就如唤起普鲁斯特童年记忆的那块泡在茶里的“玛德琳蛋糕”一般。埃尔诺在复述这些照片时，以一张张老照片为起点，就如乘坐时光机，顺着时光隧道回忆着自己和同时代人所走过的悠悠岁月，这些照片的选择看似随意、偶然，却反映着一个时代的变迁。不可否认，这些边角泛黄的老照片背后所承载的如烟往事，的的确确为埃尔诺找到了一条通往过去的时光隧道，使其得以旧地重游，重返那些回不去的悠悠岁月。

1.2 历史：记忆的内涵与价值

在小说中，照片既还原了关于“她”的个人生活轨迹和个人叙事，又通过无数张照片的叠加形成关于时代历史的叙事，将涉及面延伸至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以微观的日常生活书写来记录和反映时代和社会的变迁，从而建构起个体经历与社会集体记忆之间的关联。也就是说，照片可以经典化为名副其实的“记忆之场”，步入文化记忆的阵营，最终进入历史，承载历史的深度与厚度。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构建出丰富多样的记忆图形，不仅涵盖了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还反映了整个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

一种物品代表了一个时代日常生活的标签，每一个时代都有专属的物品，这也成为后人观察时光流逝的视角，能够直接触发读者的共鸣。在小说中，埃尔诺列举

了各种各样的物品来唤起人们对当时法国岁月的追忆：“严寒、饥饿和球茎甘蓝，口粮和烟票。”（埃尔诺，2021：12）这反映了二战时期战时法国的衰败状况，战争的阴影笼罩着法国民众，人们深刻铭记的是“只有战争和饥饿”的岁月；“人们对用小袋包装的浓缩咖啡、可米牌压力锅和管装蛋黄酱来赢得时间感到非常惊讶”（埃尔诺，2021：31）。这些物品琳琅满目、层出不穷，呈现出战后法国人民的生活新面貌，新鲜事物争奇斗艳、此起彼伏，出现在生活中并发挥极大作用。不仅如此，每一种物品还起到映照当时社会的作用，成为与时代历史相关的记忆：在小说中，圆珠笔作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法国人书写的重要工具，在20世纪取代了早期常用的写作工具，成为当时影响最广泛的发明之一，反映出法国历史上书写工具的进步；而巧克力与浓缩咖啡的出现则体现出当时法国历史上食品的进步与诸多花样；洗发膏和牙膏的出现反映出法国社会当时公共卫生水平的提升，体现出文明的进步与观念的转变。不仅如此，小说中的几幅照片还详细描写了人物的服饰和姿势，如“光线掠过她右边的面颊，烘托出在一件有着克罗蒂娜式白色衣领的羊毛套衫下面高耸的胸部”（埃尔诺，2021：51—52）。以小说中的服饰为例，埃尔诺依照时间顺序选取了一系列诸如“绣花衬衣”（1941）、“深色泳衣”（1949）以及“黑色羊毛套衫”（2006）等服饰，以服饰时尚的进步来呈现出时代的演变，并使照片成为一种图像式的“拼贴”，借助服饰的描绘，它们成为回忆和视觉怀旧的媒介，从而为创设小说背景注入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历史色彩。

除了物质生活的极大提升外，法国人也在其他方面创造着属于时代的历史文化生活：“他们报名参加函授课程学习绘画、英语或柔道、秘书工作，人们宣告着‘休闲社会’的到来。”（埃尔诺，2021：56）这时的法国早已从紧张颓败的战时社会随着时代和技术的发展步入了休闲社会，人们由基本的温饱生活到追求更高层次的衣食住行，再到更加注重自我发展。又如半导体收音机的出现，埃尔诺这样描述它：“这是一种陌生的乐趣，能够独自待着而又不孤独，随意支配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声音。”收音机是如此新鲜有趣，以至于“我们边听半导体收音机边准备学士学位证书考试”（埃尔诺，2021：66）。潜意识中的情感与经验构成了深层记忆，这些记忆可能不容易被明确叙述出来，但它们却深刻地影响着个体行为和思维方式；而归根到底，这些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的改变本身就是关于法国社会历史进程的时代描摹。通过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埃尔诺呈现了一段深受战争冲击、消费主义腐朽、市侩庸俗沉沦、电

予产品发展、数字化和科技进步等影响的历史。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家用物件以及娱乐产品都是时代的反映，如同一面宏大的广角镜，记录着法国社会的历史进程和民众的生活画面，它们共同构建了每个法国人独特的历史和记忆，也凸显了记忆所蕴含的独特价值。

2 背景的设置：无人称自传中的历史过往

背景，作为记忆片段发生的环境或情境，包括时间、空间、社会背景等多个层面，它们共同构成了作品丰富的记忆环境。在小说《悠悠岁月》中，埃尔诺不仅展现出个人成长的轨迹，更通过创新的叙事手法，将个体记忆与集体历史紧密相连，呈现出跨越时代的社会背景，实现了对历史的深刻再现，从而令读者理解了埃尔诺以其文学实践为女性写作与历史叙述开辟的新路径。

2.1 个体书写与群体认知

在文学界中，埃尔诺被誉为女性“自我书写”的先锋人物，而《悠悠岁月》更是被认定为一部女性自我书写的气之作。观察其生平可以发现，出身法国社会底层的她，虽然跻身有产阶级，与中产人士结婚生子，俨然早已脱离原来的阶级，但她仍没有忘记在这个过程中切身体会到的社会的不平等和歧视，因此她选择锲而不舍地用文字揭露和批判这种双重不公：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差距、社会大环境对女性的压抑与歧视。

埃尔诺通过客观、中立的写作手法，运用照片和文字作为叙事媒介，以“超个人”的方式记录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婚姻生活、子女教育、父母情感以及阶级跨越等事件，可谓一位杰出的“女性书写作家”。女性自我书写的形势与风格存在着不同的差异，如埃莱娜·西苏（Helene Cixous）倡导“身体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则提倡模糊生活的真实，还有一些作家则更加关注个人的真实感受，强调书写感受。而对于埃尔诺来讲，写作方式与写作切人的角度是其首要考虑的问题，在小说《悠悠岁月》中，既从一位女性的视角出发叙述历史事件，还转向了新的写作立场——在历史回忆中找寻自我，即以个体书写这种写作方式引导人们把关注的对象转到对生活经历的层面，重视个体感受，从而延展到更广阔的社会与历史层

面，显然，埃尔诺的这种个人书写无疑是女性写作的又一进步。在《悠悠岁月》中，通过集体记忆可以使读者感受个体自我的存在和延续，同时，要明确的是埃尔诺迥异于同类型其他作家的写作思路，即创造性地采用了“无人称自传”的叙述方法，从女性自身的生活体验出发，由此及彼，由点及面，通过个体的自我认知来唤起群体的共鸣。

埃尔诺以个体书写的方法去唤醒群体认知，在小说《悠悠岁月》中首先体现在从小时候的照片开始切入回忆叙事，通过视觉上的反馈和文字的叙述，带领读者穿越不同的历史节点，并且在描写自我的亲身经历与自我书写的层面上融入了不少社会与历史议题，从而通过历史的笔触去寻找往事的足迹，使人们能深刻感受到社会与时间的剧变。例如在埃尔诺想要讲述成为母亲后一天内常去的地方时，她列举了中学、超市、熨衣铺等地点，而在讲述她一天中的安排时，她写道：“上课和批改作业，准备早餐，孩子们的衣服，要洗的内衣，午饭，购物。”“各种事情极为杂乱，几乎完全没有消停的时间。”（埃尔诺，2021：104）看上去不过是对日常生活中常使用的名词进行的一种简单堆砌，却能从中真切感受到作者亲历的枯燥与寡淡的日常生活，以及埃尔诺在这种无聊生活中挣扎而无可奈何的情景，更能引起女性读者的认同与感触，重现个体生活的情景，还原生活的本来面貌。

埃尔诺顺利地实现了阶级的跨越，早早地从原生阶级中解放，成为那个时代的“佼佼者”。然而她并不快乐，她在书中写道：“她感到自己的职业就像是连续不断的缺陷和欺骗，她在日记中写道：‘成为教师使我心碎’。”（埃尔诺，2021：104）即使成为中产阶级，她心中还是满怀悲伤，阶级跨越带来的愉悦感与悬殊感随着时间的沉淀在她的心中逐渐失衡，她为自己背叛了自己的出身而感到愧疚。“她把它们看成精神上资产阶级化的时代，与她原来的世界决裂的时代。她的记忆从浪漫变成了批判。”（埃尔诺，2021：105）埃尔诺阶级意识的觉醒并与她在阶级跨越过程中切身体会到的社会不平等相结合，于是她开始揭露与批判这种阶层之间的差距与不公。除了小说《悠悠岁月》外，在埃尔诺与儿子大卫·埃尔诺共同制作的纪录电影《超8岁月》中也对这种阶层跨越与差距进行了补充。作为有产阶级象征的超8摄像机，拍摄了埃尔诺结婚后家庭内部的许多家具和物品，这些在当时的时代都是有产阶级的象征，并且这些装饰与埃尔诺母亲曾因贫困而保留的衣着打扮和生活习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这61分钟的电影反映了当时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有产阶级的生活面貌和群体心

态。尽管在影像中埃尔诺与家人们在一起时举止优雅，生活优渥，但细细观察仍能发现她身上掩藏不住的孤独与局促。

埃尔诺一直对自己被称为“阶级叛逃者”感到困惑，在小说中，她对父母的外貌描写与她所处的资产阶级环境格格不入，而她自己也透露出不安。通过阅读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理论，埃尔诺对自己的阶级认知发生了巨大变化。她开始摆脱自卑和羞耻，为被剥夺发言权的无产阶级发声，并努力实现写作的初衷。从那时起，她开始长达半个世纪的写作生涯，并最终成为法国首位摘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作家，成功实现了阶层跨越和文学自由的双重解放。

2.2 再现——埃尔诺的“无人称自传”历史

回忆是描写时间流逝最普遍和最适用的方式，而自传通常采用第一人称，也有第三人称的传记，如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杰作《追忆似水年华》（*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然而无论多么生动的回忆录，都只是作者本人的记忆，并未与读者产生紧密联系，故而读者很难感同身受。埃尔诺选择另辟蹊径，开创性地采用了“无人称自传”这种叙事模式。所谓“无人称自传”，也可以称为“无人称叙事”，即采用第三人称，也就是无人称的泛指代词来表示“我们”，“将个人的私家记忆升华为集体的共同记忆，实际上是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也促使别人回忆，以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的演变，从而引起人们内心的强烈共鸣”。（埃尔诺，2021：2—3）因此“无人称自传”叙事模式的出现，不仅展现出埃尔诺在文学叙事模式创新上的不懈追求，还能够有效地去迎合社会与时代变迁的需要。

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对一些精心选择的照片进行叙述，使得全书被 14 张照片划分为 15 个部分，每个部分都以作者对照片的描述开始，大量运用白描的手法写成一小段文字故事，采用意识流的衔接切换手法，勾勒出作者本人的生活轨迹，将其生活经历与社会、时代、历史紧密相连，书写出法国人的共同回忆，构成作者与读者的共鸣点。如埃尔诺在小说中写道：“她也想象自己在二十年后，正在回想她们现在关于共产主义、自杀和避孕等一切问题的争论。”（埃尔诺，2021：73—74）如此普通平常的描写既符合人们的思维方式，也以“她”的视角引出人们对过去回忆的感慨与对未来的猜测。而埃尔诺在《悠悠岁月》中，不仅通过“她”来讲述自己的往事，还通过“我们”来阐述集体的历史。例如在一张 20 世纪 40 年代的照片中，“她的衣服

看来裹得很紧，带花边的裙子由于肚子凸起而在前面掀了起来”（埃尔诺，2021：12）。紧接着，埃尔诺对很可能是童年拍摄的另外两张照片进行描写，“另外两张带花边的、很可能是同一年的小照片，拍摄的是同一个女孩子，不过更加瘦小，穿着一件带荷花边和球形袖子的罩衫”（埃尔诺，2021：12）。在这段对小女孩照片的描述中，看似是在写别人，实则是在写作者本人的童年往事。然后，笔锋一转，“战后的喜庆日子在没完没了的慢得要命的宴会中度过，从无到有地形成了也已开始的时代”（埃尔诺，2021：12）。此时，小说由对照片的描述转换到战后时代的感慨，并且通过“我们”这一人称将其转换为集体话语，从而传达出一种充满着集体性的社会现象。在埃尔诺的笔下，“她”和“我们”这两种人称的转换都融入了无人称叙事形式的“我”，通过这个隐匿在文字叙述背后的无形的“我”，埃尔诺巧妙地将个人经历转化为集体经验的一部分，从而以微观的形式展示出关于历史和社会的深刻主题。因此，埃尔诺通过照片细节来描述自身往事，一方面展现其“无人称自传”的叙事形式，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对重建过去历史的态度，既突出埃尔诺自身的写作诉求，也使得其小说内容更具深度与厚度。

从原文描述可以看出，埃尔诺已摆脱传统自传的束缚，重新阐释了第一人称的含义：无论是“我”，还是“我们”，抑或是“她”，都不属于单一的个体，而是随着表达的需要转换为各种群体的一部分，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个体经验也转化为集体经验的一部分，而人称代词——无论是“我、她、我们”等，都成为“无人称自传”叙事形式的“我”。在小说《悠悠岁月》中，埃尔诺以“我们”充当叙述者，将“我”直接融于群体价值中，以个人的形象来激发对历史记忆的描述，她本人写道：“在这部她看成无人称自传的作品里没有一个‘我’——而是‘人们’和‘我们’——似乎轮到她叙述以前的日子了。”（埃尔诺，2021：211）这种叙事方式与碎片式的背景描写不仅弱化了个人故事的完整性，而且集中记载了细微琐碎的日常生活，使得“无人称自传”成为叙事结构中的一个符号，并使其作为社会中群体的代表而存在，成为记录社会与历史的叙事工具。

3 记忆的交织及其社会责任

记忆，作为身份认同的核心要素，不仅是个人过往经历的积累，更是集体身份

构建的重要基石。在小说《悠悠岁月》中，埃尔诺通过细腻的个人叙事与宏大的历史背景交织，采用拼贴与纪事的手法，巧妙地唤醒并重构法国社会的集体记忆，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及其所承载的社会责任。

3.1 法兰西的集体记忆

记忆是身份认同极其重要的方式，正如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曾说道：“每个人依靠自己的记忆确立身份并且经年累月保持它，任何一个群体也只能借助记忆培养出群体的身份。”（阿斯曼，2015：87）也就是说，“通过对自身历史的回忆、对起着巩固根基作用的回忆形象的现时化，群体确认自己的身份认同”（阿斯曼，2015：47）。不仅如此，康纳德（Conrad）也认为记忆存在着明显的集体认同功能，“个人通过这类记忆，就有了特别的途径来获知有关他们自己过去历史的事实以及他们自己的身份”（康纳德，2000：20）。因此，可以认为，通过对个体记忆的重现和拼贴，可以建构起集体记忆的大厦。

在小说《悠悠岁月》中，埃尔诺便是通过自己的个人经历或是一代人的经历来反映出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与进步，对文中经历过的不同时期的战争记忆的描述，唤醒法国社会阶段性的思想突变以及由此导致的集体遗忘，书写出一代法国人的集体记忆。而开始创作此书的埃尔诺彼时早已年逾半百，生命的衰老使得她的记忆图像开始变得模糊，于是她便下定决心，“应该写作来使未来的故事写成文字，开始写这本现在还只是草稿和许多笔记的书，它复制了她二十多年来的生活，应该同时覆盖一个越来越漫长的期限”（埃尔诺，2021：209）。因为“对她来说，要紧的是相反地抓住她在世界上的一个既定时代里度过的这段期限，这个穿越她的时代，这个她在生前没有记住任何东西的世界”（埃尔诺，2021：209）。例如，小说中在描述有关战后法国的战争记忆时，埃尔诺写道：“在讲述到的从前的时代里，只有战争和饥饿。”（埃尔诺，2021：15）在这段“只有战争和饥饿”的岁月中，在埃尔诺的笔下具象地表现为：“他们永远说不够的是一九四二年冬季，严寒、饥饿和球茎甘蓝，口粮，轰炸。预示着战争的北方的黎明。”（埃尔诺，2021：12—13）这些关于战争的记忆充斥于经历者的脑海并且出现在幸存者的口中，让法国人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关于战争的记忆：虽然二战已经结束，但一战、二战甚至是普法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印度支那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着法国民众的生活，在战争结束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们仍然是法国民

众政治上和生活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而这些碎片式的词语拼贴，让尘封已久的战争记忆重回脑海，唤醒了法国人对于那段艰难的战争岁月的集体记忆的感受，形成了一代人记忆的聚焦，从对战争的描写展开对过去的回忆。

不仅如此，尽管战争早已成为过去，但在一段时间内，法国人民对战争的厌恶与恐惧依然未减少，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无意识地按照战争时期的标准去克制自己的欲望与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并将这种战时思维加诸别人身上，在吃饭时一旦有剩余便会遭受指责，认为如果剩余者要是在战争期间挨饿受苦就不会这么难伺候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法国民众关于战争的记忆也逐渐开始变得模糊，到了20世纪60年代，人们对战争的热情与紧张开始褪去，那些有关战争的记忆，无论是对老一辈还是新生代来说，已然成为“谁都不想重提的老生常谈”（埃尔诺，2021：71）。在日常谈话中，有关战争的话题也大量减少或逐渐被简化和遗忘，并且人们开始认为，“对占领时期和轰炸的回忆并未激起宾客们的热情。恢复昔日感情的能力已经消失了”（埃尔诺，2021：71）。到了20世纪70年代，科技进步，观念转变，伴随着消费社会的到来，“谁都不想提到战争，奥斯维辛集中营，以及人们不再谈起的阿尔及利亚的骚乱，只是谈谈广岛，核武器的未来”（埃尔诺，2021：100）。这时候，战争的话题已经无人问津，取而代之的是对新兴事物的出现，甚至到了90年代，对战争的谈论俨然已成为法国民众饭后津津乐道的逸事和谈资，几十年前的严肃性与恐怖感早已随着时间而磨灭。

时代的进步带走了战争的阴影，也使得法国民众的遗忘速度变得越来越快，如小说中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发生在圣米歇尔车站的一次炸弹爆炸事件，然而几个星期后，这一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却很快地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除了受害者的父母和幸存者之外，谁还记得圣米歇尔车站的死者，他们的名字没有写在任何地方”（埃尔诺，2021：169）。社会的进步与时间的飞快流逝让冷漠和遗忘占据上风，人们对群体事件的感知能力和共情能力变得越来越薄弱，“越来越无动于衷”（埃尔诺，2021：169），许多事实在成为故事之前就变得悄无声息，处于时代的洪流中，一切都将会被卷入历史旋涡之中。而埃尔诺为了反抗遗忘，便将这些著名的历史事件写入小说中，通过回忆的形式来抵抗法国社会集体记忆的遗忘，希望通过记忆的作用，还原法国逝去的历史事件、纪念活动与社会活动等重大历史节点，以这种形式使集体记忆具备客观和鲜活生动的历史感和社会性。而埃尔诺选取的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

不仅是过去法国社会的见证和记录，更是法国社会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除了对法国战争记忆的描述外，埃尔诺在小说《悠悠岁月》中还提及了许多法国社会问题，她曾经积极参加法国的社会活动，这为她书写法国历史和法国社会提供了许多写作素材和观察视角。如埃尔诺在书中强力批判了法国学校教育的弊端，“提问题的权利只属于老师。如果不明白一个单词或一句解释，那是我们的错误”（埃尔诺，2021：35）。由此对学校教育提出反抗与讽刺，期望其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改变。她还为男女两性关系的发展做出了阐述，早期“未婚母亲，白种女人的性交易影片《亲爱的卡洛琳》的广告，避孕套”等一些有关性的内容被人们嗤之以鼻，“堕胎打胎，是一个说不出口的词汇”（埃尔诺，2021：81）。伴随着民众思想观念的转变，已变得平常，大家开始随口谈论关于性的话题，表达自己的性欲望，而这些社会话题也成为法国社会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也可以说，埃尔诺选取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客观地展现了历史和文化背景，重现了法国人的集体记忆。

3.2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织与责任

在小说《悠悠岁月》中，虽然包含了构成自传的各种要素，却不局限于个体维度，而是通过作为一个法国女性长达60多年的人生岁月来引起大家的共鸣；埃尔诺还在搭建对民族的叙事时，加入大量对历史事件的真实感受和对政局变化的批判性描写，涉及法国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而唤醒集体记忆，在这一过程中，埃尔诺的个体记忆显然与法国民众的集体记忆是紧紧交织的。

以小说涉及的内容为例，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显示了被拍摄年代的大量回忆，从埃尔诺的日常生活习惯如购物、旅游等，到她的个人爱好如阅读、听音乐等，再到她最私密的时间如堕胎、情人、性爱等，一连串的书写不仅涉及了她漫长岁月中经历的众多事件，而且对这些零碎回忆的描述也成为法国集体记忆的写照。文中对体现埃尔诺音乐的偏好的描写有“我们渴望爵士乐和美国黑人的圣歌，摇滚乐”（埃尔诺，2021：49）。不仅如此，埃尔诺还在小说中写道：“暑假将是一段百无聊赖的漫长假期。”（埃尔诺，2021：45）前一段描写带有青少年特有的“活泼”色彩，而后一段的描写则更为精彩：原文中标点符号的缺失、名词和动词的简单堆砌等使得对作者过去生活的回忆和记录带有鲜明的个性化色彩。这样的描写方式完美地践行了埃尔诺的初心：这本书将忠实地记录这个世界留给她和她同代人的印象，以此“用来重建一个

共同的时代，从很久以前逐渐转变到今天的时代——以便在个人记忆里发现集体记忆的部分的同时，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埃尔诺，2021：210）。由此可见，她的确以文字与照片为媒介实现了在个体记忆中穿插集体回忆的初衷。

小说《悠悠岁月》使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交织的一个极为典型的素材就是在每个年代的回忆中收尾的家庭聚餐，这是触发建构集体回忆的重要线索，这类具有仪式意义的家庭聚会还是反映时代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小窗口。家庭聚会时聊天的话题可以是但不局限于如社会教育制度发展、国家科技发展状况、家庭收入开支情况、营养膳食等，一系列话题都诉说着时代的变化对于家庭和集体的影响。以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的理论为分析对象，扬·阿斯曼在《文化记忆》（*Cultural Memory*）的第一章中阐述了集体记忆的社会建构性，并同时将集体记忆分为两种，即交往记忆与文化记忆，换言之，交往记忆和文化记忆共同组成了集体记忆。交往记忆是以个体的生平经历为框架，产生于日常融合，是一种日常生活式的集体记忆，以同一时代人的历史经验为基础，会随着一代人的消失而消失；而文化记忆则是一种沉淀下来的集体记忆，是在节日的文化时间之维中被唤起的回忆，它附着在一些象征物之上，对整个群体的历史认知具有奠基性作用，主要表现为仪式或者节日庆典。从这个层面上理解，家庭聚会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文化记忆内涵的交往记忆，而法国民众也正是在参与家庭聚会的过程中逐渐将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

埃尔诺笔下的法国记忆，上到时代变迁和社会焦点，下至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一点一滴的回忆都被埃尔诺娓娓道来，将这些记忆碎片缓缓放回原位。无论是科技发展产生的新物品，还是电视机里随频看到的一部电影或一首老歌，都是那个时代的一部分，它们也在重现的过程中唤醒尘封的记忆，成为一个时代独一无二的标记。

除此之外，当私人回忆被讲述和倾听并成为文字记录时，记忆便挣脱了时间的维度，从过去跨越到当下；当记忆被转化成文字并被阅读时，它在每个读者心中都会焕发出新的生命，从每个人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中汲取新的内容。因此，无论是小说中的照片，还是关于我、她、我们的历史与过去，都不该只被视为单纯的文字记录与记忆的媒介。相反，它们作为记忆本身的复现，则更值得被挖掘、阐释与再生产。虽然世界上的国家和民族各有其特点，但埃尔诺始终坚持着和而不同的观点，在她看来，记忆与文字能够超越地域、国家和民族的差异进行一种平等的对话与交流。人类天生对记忆有着相似的理解和默契，不同类型的阅读、倾听和阐释正在塑造一个宏大

的记忆共同体，其中充满着独特的共鸣和回响。

埃尔诺在小说《悠悠岁月》中传达的信念不仅在于构建起法国人独特的集体记忆和文化框架，更重要的是她希望通过这些记忆跨越不同的群体和个体，超越区隔，缩小人文学科之间的隔阂。而埃尔诺本人也通过她本人真实的心路历程和人生经验，加之以深沉大气、真实而客观的笔法，让读者逐步拓展对世界的认知，同时感受到小说所蕴含的深厚的人文情怀，呈现了一段过去的法国社会中一位女性所走过的悠悠岁月，以此来对抗时间流逝给人们带来的惆怅、悲伤与遗忘，如小说末尾所言，“挽回我们将永远不再存在的时代里的某些东西”（埃尔诺，2021：213）。

4 结语

作为法国当代著名女作家，埃尔诺较少采用宏大叙事，注重描写平民生活的涓涓细流，对于底层人物的生活状态有着更加深刻的体察，倾向于用冷峻、客观的无人称自传方式讲述时代的变迁，反映出时间的流逝与时代的进程。在此基础上，她不但延续了法国文学浓厚的人文主义传统，而且展现出属于法国的“集体记忆”。正如小说扉页所引，“我们只有自己的经历而它不属于我们”，因此埃尔诺希望用回忆“恢复历史的真实意义”（埃尔诺，2021：210）。埃尔诺便采用了“无人称自传”并采取第三人称来进行叙述，通过对旧照片的描述作为图形的载体，以人们共有的经历反映出时代与社会这一背景的巨大改变，从而引发人们内心深处的强烈共鸣，呈现出历史记忆、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三者之间的交融。于大写的历史与小写的历史交织中，作者用其独特且深刻的回忆描绘出了战后法国社会的悠悠岁月，建构起法国人独特的集体记忆和文化历史框架，以此来对抗时间流逝、时代变迁所带来的惆怅与遗忘。此外，埃尔诺用个人写作承担起了记录社会、批判社会、反思社会的责任，体现出一代法国人对社会中平等自由以及公平正义的向往，为推动时代发展进程中努力突破传统的桎梏、勇敢地追求幸福生活的自由主义人文主义精神做出了生动的诠释，并付诸生动的实践。

参考文献

- [1] 安妮·埃尔诺. 悠悠岁月 [M]. 吴岳添, 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1.

- [2] 阿斯特莉特 · 埃尔, 安斯加尔 · 纽宁 . 文化记忆研究指南 [M]. 李恭忠, 李霞, 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3] 扬 · 阿斯曼 . 文化记忆: 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 回忆和政治身份 [M]. 金寿福, 黄晓晨, 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4] 刘文, 赵增虎 . 认知诗学研究 [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 [5] 雅克 · 勒高夫 . 历史与记忆 [M]. 方仁杰, 倪复生, 译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 [6] 皮埃尔 · 诺拉 . 记忆之场: 法国国民意识的文化社会史 [M]. 黄艳红, 等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7] 莫里斯 · 哈布瓦赫 . 论集体记忆 [M]. 毕然, 郭金华, 译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 [8] 阿莱达 · 阿斯曼 . 记忆中的历史: 从个人经历到公共演示 [M]. 袁斯乔, 译 .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7.
- [9] 阿莱达 · 阿斯曼 . 回忆空间: 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 [M]. 潘璐, 译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10] 陆一琛 . 论安妮 · 埃尔诺自传《悠悠岁月》的集体性维度 [J]. 外国文学, 2015(5): 74-81+158-159.
- [11] 陈静 . 《悠悠岁月》: 女性自我书写的气之作 [J]. 法国研究, 2013(3): 34-38.
- [12] 杨令飞, 鲁少博 . 安妮 · 艾尔诺《悠悠岁月》后现代叙事策略探幽 [J]. 当代外国文学, 2022, 43(1): 69-74.
- [13] 彭莹莹 . “我”是谁? : 安妮 · 埃尔诺社会自传中的无人称叙事 [J]. 法国研究, 2015(2): 60-65.
- [14] 钱进 . 影像中的“悠悠岁月”: 安妮 · 埃尔诺和《超8岁月》 [J]. 艺术评论, 2023(8): 86-95.
- [15] 史烨婷 . 记忆书写的双重载体: 试论安妮 · 埃尔诺作品中的文字与图像 [J]. 外国语文研究 (辑刊), 2024(2): 146-155.